

编者按 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,也是全年最热的时候。本期副刊,我们精选了两篇有关大暑时节的饮食文章——姜汁调蛋、井水泡瓜。当时的人们顺从着时节的本意,用天地赐予的食物来消解天地间的暑气,温和地与酷暑共处,蕴藏着的很大的生存智慧。如今,暑气鼎盛,天气燥热难耐,人们的消暑方式越来越便捷,阅读这两篇文章,如同品读旧时韵味——不必急于求凉、求快,一碗热食、一瓢凉瓜,皆是时节馈赠。在这个盛夏,愿我们放慢脚步,感受传统节气的烟火暖意,安然度夏。

姜汁调蛋寄流年

○ 尹小英

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,也是一年中暑气最盛、阳气最足的时节。暑热滚滚、蝉鸣不息,城市被高温笼罩,人人都在寻觅清凉。在台州民间,当地人消暑却有着不一样的智慧,不靠冰饮降温,而是靠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汁调蛋,安稳度过盛夏酷暑,这也是大暑时节独有的烟火仪式。

每到大暑,家里的砂锅总会准时咕嘟作响。提前榨好的新鲜姜汁,搭配红糖与黄酒在锅中翻滚沸腾,暖意十足。缓缓淋入打散的蛋液,蓬松的蛋花在褐红色的汤汁中徐徐绽开,被姜汁温柔包裹。一瞬间,辛辣又醇厚的香气填满整个屋子,霸道却温暖,是专属盛夏的独特滋味。大暑若是少了这一碗,整个夏天似乎都有所缺憾。

入口便能尝到层次丰富的风味,姜的辛香率先抵达舌尖,顺着喉咙温润下沉,暖意浸润五脏六腑。紧接着,黄酒的醇和、红糖的清甜缓缓中和姜的辛辣,口感平衡柔和。嫩滑的蛋羹入喉绵软,熨帖身心。屋外骄阳似火、燥热难耐,一碗热食下肚,周身微微发汗,心底积攒的暑气便悄悄消散,让人瞬间安定下来。

这道时令小吃,是外婆传下来的夏日习俗。老人常说,大暑阳气极盛,切忌贪食寒凉,一味吃冰饮冷食,容易给身体埋下隐患,唯

有“以热制热”,才能顺应时节、养护身心。儿时的我总不解其意,只记得每逢入伏大暑,外婆都会守着煤炉精心制作。捶姜取汁、慢火熬煮,工序一丝不苟,炉火氤氲的雾气里,藏着独属于童年的温柔与安稳。

长大后离家奔波,我再也没能按时吃上外婆亲手做的姜汁调蛋。电话里,外婆总盼着我归家尝味,可次次都遗憾错过。外婆离世后,这碗味道便成了刻在夏日里的温暖念想。后来母亲辗转找回配方年年复刻,却总说味道差了些许。

其实差的从来不是手艺,是旧时独有的乡土风物。自家栽种的老姜、邻村的散装黄酒、老作坊古法压制的红糖,这些质朴纯粹的食材早已难寻,就像逝去的时光与亲人无法重来。但我们依旧年年熬煮、岁岁品尝,让这份烟火味道延续下去。

大暑盛极必衰,酷暑之中早已暗藏秋意。古人顺应天时,以寻常姜、酒、鸡蛋熬煮暖食,便是最好的消暑良方。如今市面冰饮凉食层出不穷,人们习惯用速成的冰凉驱散暑气。可我始终偏爱这碗慢火熬煮的姜汁调蛋,在浮躁燥热的盛夏,一碗暖食不仅消解暑气,更安放人心,让我们在烟火日常中,守住时节的温度与岁月的温情。

井水泡瓜忆旧夏

○ 胡晓峰

大暑时节,白日热浪滚滚,即便到了傍晚,暑气依旧久久不散,闷热的空气让人倍感憋闷。傍晚陪女儿在小区打完羽毛球,我和孩子满头大汗走回家,小姑娘一路念叨天气燥热,刚进门就吵着要吃冰西瓜解暑。妻子从冰箱拿出冰镇好的西瓜,快速切开装盘,通红的瓜肉冰爽清甜,是夏日最直接的消暑美味。

女儿捧着瓜块吃得香甜,连连说凉快爽口。可冰镇西瓜寒气偏重,妻子吃了几口,便笑着说凉得牙口发酸。我尝起来,确实一口驱散满身燥热,只是这份冰凉太过凛冽生硬,少了几分温润的质感。这一刻我忽然想起,儿时乡下过大暑,最妙的消暑好物是井水泡瓜,凉得温柔通透、恰到好处,清爽却不伤人。

这份藏在旧时光里的夏日清凉,时隔多年依旧清晰动人。小时候的乡村大暑,远比城市更为燥热,没有空调和冷饮降温,烈日烤得泥土发烫、草木低垂,连绵蝉鸣聒噪不止。而村口的老井,便是全村人的清凉秘境,藏着整个盛夏最温柔的凉意。

乡间自有顺应天时的消暑智慧。天刚蒙蒙亮,暑气尚未升腾,乡亲们便挑出熟透的沙瓤西瓜,带着田间新鲜气息,用麻绳拴牢,轻轻悬在井水之中。老井活水四季恒温,不冰不燥,整日浸润瓜身,慢慢褪去瓜果的温热,静静酝酿一日的清甜。清晨的井台安静悠然,唯有水

珠叮咚轻响,麻绳轻晃,藏着乡人朴素的夏日期许。

白日暑气蒸腾,村落街巷寂寥,家家户户闭门避暑。大家虽不时惦记井中的西瓜,却心知日暮必有清甜如约而至。待到夕阳西下,晚风拂面,暑气渐渐消退,乡邻们陆续聚到井台,拉起麻绳,浸了整日的西瓜破水而出,瓜皮缀满水珠,带着淡淡的青苔潮气,凉意扑面而来。

菜刀起落,清脆声响划破暮色,碧绿瓜皮裂开,鲜红的果肉水润饱满,清甜果香漫遍村巷。井水浸过的西瓜,凉得通透温润,甜得纯粹干净,没有冰箱冰镇的刺骨寒意。一口入喉,整日积攒的闷热一扫而空,通体舒展惬意。

无需刻意邀约,乡邻自发围坐井台边共享凉瓜。大人们摇着蒲扇,啃瓜闲谈,聊聊收成、说说家常,话语温柔细碎。孩子们蹲在地上肆意嬉闹,吃得汁水满脸,清亮的笑声融进温柔晚风里。暮色温柔,凉风拂面,瓜果清甜,简单的烟火日常,便是夏日最踏实的幸福。

如今城市消暑愈发便捷,空调、冰箱带来的清凉来得快速却生硬仓促,少了旧时的烟火韵味。回望旧日盛夏,大暑的美好从不是速成的冰凉,而是一口老井、一瓢凉瓜、一席邻里闲话,拼凑出独属于夏日的温柔清欢,岁岁盛夏,令人念念不忘。

连载⁽⁶⁾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谢谢谢叔叔!

席间,谢榛又问起苏东皋、刘守备两位后代的情况。王南村父子把知道的如实相告。谢榛听了,不胜唏嘘。

谢榛看出来,王氏父子招待自己,有真诚的一面,也有自私的一面。大诗人的名头,与赵王的密切关系,在王氏父子看来是一笔很大的财富。谢榛感到,王氏父子的行为是势利的。这酒,不宜久喝下去。于是,谢榛便以年老不胜酒力为由,停止喝酒。

席散,谢榛夫妇随便找了一家客舍,休息。

第二天,谢榛早早地起来,先在附近转悠转悠。他发现,挨着卫河,刚刚修建了一座清真寺,青砖碧瓦,十分气派。谢榛听说近年来从西域过来许多回民,饮食十分讲究;回民们在临清开张了许多餐馆。稍后,谢榛沿着卫河大堤往北走了一阵。看到舍利宝塔端直的雄姿,谢榛想到诗歌上的一些问题,似有所悟。

回到客舍,妻子也已起来,二人随便走到一个地摊,一人吃了一个砂锅。砂锅里面,炖有排骨、牛肉、豆腐什么的,很有风味。

吃饱,谢榛雇了一辆马车,朝妻子娘家李庄赶去。妻子不时地掀起车帘,看一看路边。谢榛知道,妻子是在看离娘家还有多远。忽然,妻子哭了起来,爹来娘来的,十分悲凄。谢榛明白这是妻子几十年没有回娘家了,接近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庄,想想父亲咽气时自己不

在身边,自然悲从中来。

果然,马车很快驶进村庄,但没有减速,妻子停止哭泣,连说停车停车。

马车往前行驶了一段距离,才在一片踏踏实实中停下。妻子下车后,立即向一个大门疯跑。谢榛对车夫说,你找个地方歇歇,等着我们。

谢榛走进岳父家门。十七八年过去,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。其时,妻子正与内弟夫妇两个握手说话。内弟见了谢榛,连忙过来,说姐夫来了,快二十年不见了。

谢榛一时有点哽咽,急忙压下去。他说,弟弟这些年,过得还好?

还行吧。

几个人坐了下来。三言两语,谢榛夫妇知道了弟弟一家这些年来的情况:两个儿子都已结婚成家,在临清开饭馆,生意相当不错。两个儿子在村子里也有房子,但平时不住。

听到这种情况,谢榛立即轻松了许多。本来,他是给内弟一家准备了一百两银票的,听到这种情况,便不想拿出来了。

妻子起来,到偏房前站立。谢榛走了过去。妻子说,看来弟弟家过得不错。这样,一百两银子就省下了。

谢榛听了,笑一笑,说,那你把二十两碎银子拿出来,算是我们没有空手。妻子听了点头。

妻子对弟弟、弟媳说,我与你姐夫来得匆忙,什么也没有带;也有路远不便的原因。这样,二十两碎银子你们务

必收下,等两个侄子的孩子回家时,买些零食吃。

弟媳推让了一下,收下。

几个人说着话,不觉已至中午。内弟与弟媳一块准备午饭。这样,谢榛便携手妻子,村前村后地随便走走。走到村后,谢榛看到一片池塘,清澈见底,游鱼可数。谢榛一看四处无人,便紧紧拥抱妻子一下。妻子轻轻推开,说,都是当爷爷奶奶的人了,别老不正经。

谢榛嘿嘿一笑,与妻子并排前行。前面不远处,有两棵桑葚树,上面结满果实。谢榛妻子小时候爱摘过,其果很甜。她紧走几步来到树下,伸手把果实放到嘴里。

谢榛走近,妻子又把桑葚捂到他的嘴里。谢榛咀嚼着,说,怪甜哩。

扭头看到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的坟茔,妻子与谢榛一下子肃穆了。妻子与谢榛一齐跪下,磕了三个头。谢榛正想起来呢,妻子却说起来:爹、娘,女儿回来看你们了,与谢郎一块来的。别看你女婿一只眼,但好厉害哩。我与他生了五个儿子,现在都已结婚、生子。谢郎对我不错,你们放心吧!

谢榛先站起来,说,我的娘子,别一直跪着了,起来吧。说完,伸手拉起妻子。

两个人往回走。

回到家里,内弟夫妇已是把饭做好。谢榛说,把车夫喝过来,一块吃饭。

四盘十分实惠的菜,一大盘馒头。五个人围坐一桌,吃饭。不一会儿,大

家吃饱了。车夫说声我先去看看马,离开。四人又说了一会闲话。谢榛夫妇站起。谢榛说,我们得走了。

内弟说,姐夫、姐姐,有空再来吧!

谢榛说,好的。

谢榛搀扶妻子上车,然后挥一挥手;马车往前一颤,然后平稳向前。

内弟、弟媳一边追赶马车,一边说再来,再来!

谢榛再次挥手。谢榛妻子又悄悄抹泪了。

到临清后,谢榛对车夫说,去卫河码头。

到了码头,谢榛一打听,知道了半个时辰后有往返安阳的船只。谢榛付给船家银子。船家说,那好,你们两个在岸上等等,船快开的时候我去喊你们。

谢榛与妻子找到一棵大树,于树荫下休息。回乡的短暂经历,让谢榛感受到强烈的沉重。看看土城,看看砖城,谢榛预感到此生不会再踏上这片故土了。剧烈的切肤之痛,让谢榛微微呻吟。

妻子的情绪反而好起来,父母去世那么多年,已无太多悲痛;弟弟一家的日子不错,让她十分欣慰。她认真地设想,停个五六年再来看看弟弟、弟媳。

看到船家向自己招手,谢榛搀扶妻子走到水边,上船。东北风虽然不大,但白帆还是扯了起来。船儿渐渐地远离临清,向卫河上游溯流而去。

(未完待续)